



库布里克《2001 太空漫游》。

星生命的存在，是否可能？如果人类秉持一往无前的孤勇在漆黑的虚空横冲直撞，究竟将面临希望还是绝望？新航路的开辟与新大陆的发掘，究竟将伴随胜利的赞歌，还是失落的挽歌？

夹杂着忐忑的情思，一次又一次地，我们向“亲爱的、可怖的”宇宙，挥手示意。这里面有精彩的故事，譬如，斯普特尼克1号的形象几与弗拉基米尔·列宁雕像一样常见。邮票上、明信片上、火柴盒上、纪念碑上，到处都有它；旅馆、影院、饭馆、迪厅、收音机、剃须刀、糖果和蛋糕上，都装饰着它的名字。这颗“小银球”——也是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，曾掀起了苏美太空战的滔天巨浪。

譬如，灭顶之灾那一刻，卡西尼号的设备分崩离析，迅速燃烧以至汽化，土星大气层吞噬了它；当撕裂、破碎、融化时，它依然在联络、对话、呼叫、低语，此志不渝，至死方休。如今，卡西尼号变成了一团轻盈的迷雾水彩——塑造它的金属来自于星辰，正如我们身上的骨和血；有朝一日，那些爱过它的人将与这个探测器浑然无二，一身元素统统回归宇宙。

譬如，耳熟能详的哈勃望远镜，近30年来兢兢业业将瑰

奇魅人的宇宙图像传回地球，人们迟迟不忍令其退役。譬如，曼加里安探测器成功实施了火星任务，不仅烙上“印度荣耀”之印，更激发了印度年轻人对工程和天文的热爱……譬如，太多譬如。好消息是，经过孜孜不倦的努力，我们已切实认识了宇宙的大小、构成及其行星数量，我们的知识领域扩展到了新的极限。

也许，人类是孤独的，是唯一觉醒之光；也许，广袤宇宙的每一个角落，有几百万种不同的分子排列方式，可产生能自我繁衍、承载意识的其它生灵。也许，生命是罕见的，但又没有那么罕见。也许，宇宙的历史长河中只有有限的几个“站点”，由于错综复杂的时空，不同星球上的生命永远无法接触联络或彼此相知。

但是，在任何情况下，我们都不应忘记这一点：人类，就是“生存”最好的例证；探索，恰为文明拓展延伸的途径。鲁莽、傲慢、迷惘、坚忍、聪慧、果敢……都是我们。未来的目的地待定，偏偏人事善变；但愿，清醒的头脑初心不改，守住光荣使命里原初感动的那部分。☞